

第五一冊

博物彙編

神異典

神仙部

道書部

道觀部

(卷)

三〇

三十一

三十二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古今圖書集成

中國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七十卷目錄

神仙部雜錄

神仙部外編

神異典第二百七十卷

神仙部雜錄

申鑒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僊僊桂莽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捷言羌亥勇期賁育聖云仲尼壽稱彭祖物有僊傑不可誣也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非僊也男化爲女者有矣人死復生者有矣夫

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博物志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也所以並信有僊者其父時所傳聞河南密縣有成公其人出行不知所至復來還語其家云我得僊因與家人辭訣而去其步漸高良久乃沒而不見至今密縣傳其僊去二君以信有僊蓋由此也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僊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抱朴子曰黃帝東至清丘過崑崙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初名萬神南至瓊陰建木觀百靈西至中黃子授之九加之方過崑崙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至洪堤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注記室峨嵋山見黃人於玉堂問真一之道曰夫長生僊方惟有金液守形却惡獨有真一之道古人尤重也黃帝自然體道者也猶復陟王屋而受丹經登崑崙而問廣成往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咨子心論道養而澄元素精推步而授雷岐窮神姦而記白澤故能畢該祕要窮盡道真按神仙經云昔黃帝老子奉事元君元君以授要訣况乎不逮彼二君者安能自得仙度世者乎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

又曰彭祖八百年期壽之過人遠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偶得其多者乎按彭祖經云佐堯歷夏至商爲大夫商王從受還年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絕其術祖覺而逃去時年八百

又曰元洲仙伯關天萬仙真書東海小童以授得道人佩之一名仙人道錄一名鳳直錄太元登仙盟文又崑崙墟臺飛太真太上丈人以授得道者佩之周行五嶽山神授職一名五嶽兵符佩之金石爲開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冬十二月壬午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

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畱不歸始皇猶海側御躋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爲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

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續博物志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沈汾續仙傳曾慥集仙傳以異代事著於本朝者自余朱洞賓呂巖陳搏賀元曾被祖宗眷異者名臣如歐陽修劉九石延年皆在賀元仕石晉爲水部員外郎章聖東封謁道左天聖初使弟子喻澄詣闕獻浮屠老千像直數十萬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酉陽雜俎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曰去日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乙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所謂太陰鍊形也趙成子後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於內紫色發外又曰若人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血沉脈散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內閉或三年至三十年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真御史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欲飲瓊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液而晁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黑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柏成納氣而胃腸三腐

真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千字良非青島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杓而升太極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

夏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召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又有爲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連後嗣易世鍊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命終當道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左女右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道矣。

孔子爲元宮仙佛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官主所爲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

太極真僊中莊周爲闡編耶八十一戒二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白誌見腹名在孺簡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骨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齒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元山腹有元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元丘之相矣。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鑽實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實如桃五色名鳳臚芝食其實唾地爲鳳乘升太極。

凡學道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羅門山食石芝得地仙。

玉潤雜書司馬子微作坐忘論七篇一曰敬信二曰斷緣三曰收心四曰簡事五曰真觀六曰泰定七曰得道又爲樞一篇以總其要而別爲三戒曰簡緣無欲靜心且謂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半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謂之五時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二宿疾益消身心輕爽三填補天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鍊形爲氣名曰天人六鍊氣爲神名曰神人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謂之七候道釋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爲宗觀七篇序可見而樞之所載尤簡徑明白夫欲修道先去邪僻之行外事都絕無以于心然後端坐內觀正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滅動心不滅照心俱冥虛心不冥有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又云善巧方便唯能入定發慧遲速則不由人忽於定中急急求慧求則傷定傷定則無慧定而慧生此真慧也此言與智者所論止觀實相表裏子微中年隱天台玉霄峯蓋智者所居疑其源流有自初潘師正授陶隱居正一法於王知遠以傳子微而陶通明自謂勝力菩薩復生其言亦多出釋氏唐書本傳不載其仙去事沈份續仙傳云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爲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良師也而子微臨終亦自言吾於玉霄峰東望蓬萊有真靈降駕今爲東海青童君東

華君所召俄頃解化李綽又言子微貌類陶通明明皇帝以爲通明後身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曰雲鶴滿庭子微號白雲先生後人因爲其車曰白雲車至文宗時取以入內此事雖近怪史臣所難書然其傳亦必有據。

續翰林志太宗曰詞臣實神僊之職也玉堂東西壁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僊境新學士入院上事宜徵告報敷設儀駕宿陳席幕大官備珍饈設上尊酒茗悉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坐居是職者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其出處待者優假其顏色逍遙卒歲非神僊而何太平廣記凡今之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乃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亦尸解也目光不毀頭髮盡脫不失其形骨者皆尸解也有未斂而失尸者有人形猶在而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形去者白曰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暮之際謂之地下主者得仙真品。辨惑論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提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又或問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覲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東坡文集余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余朱雖

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
產丹砂雖瑣碎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鍊
丹數年竟於涪之白石縣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
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
丹砂出符陵而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
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
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

書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
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
下一簞邇來吾簞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
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肩矣以予觀之三
子者與好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東坡志林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
視之則堅為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
於雲母鍾乳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
言我能詠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
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倅急又甚於退之也

仇池筆記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
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
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
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
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
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
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
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
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謫我者或
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觀見道室數十
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更大怒使人詰之至則
入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
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
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更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
也

避暑錄話真語載萼綠華事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
晉人好奇稍緣飾之耳紫姑神止為詩文自託於仙
不與人相接而萼綠華事乃近藁豈有真仙若此哉
或曰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未免於
欲萼綠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界者豈
真與世人同僅有偶而已後世並緣遂肆為瀆慢高
真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為后土夫
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為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
塑為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
嫗者謂小孤為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蓋以議武后
然託論亦不當如此也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
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
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
差詳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為浙東觀察使言有
海賈遭風飄海中大山視其殿榜曰蓬萊旁有一
院扁鎖甚嚴花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
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多誕此既自見於
樂天詩當不謬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靈芝宮
亦自為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
芝揮毫不是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與白樂天院

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為人為仙不
在此則在彼更去送來無足怪者

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為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
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為不先求己
之仙而待人以為仙豈有是理乎今鄉里之善人且
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嘗
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願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
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強非
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為神仙近
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為仙此復何疑哉
芥隱筆記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
神高蓋用天蓬呪蒼舌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
目為百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
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
流鈴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魏龜仁皇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
有師傳蓋出八師經吾今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也
蒙齋筆談世傳神仙呂洞賓名轅洞賓其字也唐呂
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通者自本朝
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
好道者每以為口實余記童子見大父魏公自湖外
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
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郭暮蒼梧
袖有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朝吟飛過洞庭
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
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古大松
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顙徐下致恭故詩

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人也

東齋記事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仙衛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世曰不審與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卽此是也其一唐有張氲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又豫章職方乘云氲晉州神山縣湛露殿道士開元十六年洪州大疫氲至施藥病者立愈州以上聞元宗意其爲氲驛召之果氲也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尾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扇垂雲笠鐵如意往來市間人莫知其歲耳今人好圖其像者卽此是也豫章有洪崖蓋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處

誠齋雜記蕭仙宣王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稱之實無名也

樂郊私語天仙湖急遞舖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港耳湖旁相傳有徐灣故居灣得仙道者後以委蛇仙去故以名湖然復有廟神稱徐王蓋誤以徐灣爲徐王也

文章九命自古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冲美之氣見鍾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爲則去有所歸固其宜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西入瑤池司馬季主委羽蛇化莊周爲太元博士嵇康爲

中央鬼帝郭璞爲都錄司命賈誼爲西明都禁郎陶侃爲西河侯謝幼輿爲左副監曹植爲遮須國王蔡邕爲修文郎季札荀爽俱爲北明公劉楨徐幹王粲俱爲郎中王茂弘爲尚書令陶隱居爲蓬萊都水監李長吉召賦王樓記白居易爲海山院主韓退之爲眞官寇萊公爲閭浮提王石曼卿爲芙蓉城主蘇子瞻爲奎宿劉景文爲雷部掌事沈文通爲地下曹司杜少陵爲文星典吏

元機通或問飛昇有諸曰黃帝葬橋山信矣使果騎龍上昇今何居乎空同之訪廣成恐莊寓言也

鴻苞軒轅黃帝紀於時有神人西王母者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豹尾蓬頭戴勝顚然白首善嘯石城金臺而穴居坐於少廣之山山海經亦云然不知此形貌乃西方白虎之神西王母使者非王母眞形也王母眞形天姿掩霽端正美麗如三十許姣好婦人豈有天眞靈人而虎首豹尾者乎此萬古傳訛之過也漢武帝外傳狀西王母得之矣眞仙通鑑載太上老君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神農時爲大成子亦曰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眞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葛稚川云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之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

愚謂大道在人得之則爲有道道人本具道何必萬古只一老子乎稚川之言是矣

珍珠船齊桓公爲三官都禁郎主生死簡錄晉文公爲水官司命此等名位是三官之僚無預眞仙家事處女得道者居舍臺童男得道者蕭臺秦少游遊仙詞云上清欲問因何至先請先生十餐文仙家十餐猶人間九錫也陶貞白有遺芽子陸敬游十餐文

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註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方戊種五苞禾於此而耕耘也此言仙事

太平清話麻姑姓黎字瓊仙唐放出官人也出岬餘雜錄而王方平蔡經事則又似漢前人

筆記青元眞人註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民天多是歷代聖君賢臣居之如浩劫交周鴻濛開闢此諸天人降生人間元祐姦黨碑諸名賢多是星宿降庵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

湖廣通志茉莉夫人卽諸天中所稱摩利天鬼子母又張三峰集有茉莉元君疑卽夫人也

神仙部外編

拾遺記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槎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大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槎亦謂挂星槎羽人棲息其上羣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復記其出沒遊海之人猶傳其神仙也

搜神記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

行逢天晦芒母恐母驚後且大昌婦遂托身於月是為蟾蜍

拾遺記周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祗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翁蔚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慾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襟席因患心疾即卻膳撤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藥名曰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絨以金繩以之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死

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崕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為桁棟小枝為桷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飾水精以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蓑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翳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裘裘紫熙文褥熙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隨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蓑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

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長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長弘媚詔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虎魄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閣中視物如畫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書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靈王末年亦不知所

周草妙閑算術識說遊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峰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曆數風后成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曆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龍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紀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勤算術及考校年曆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吳皆稱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事皆迂誕似是而非

搜神記魏濟北郡從事掾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知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軒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

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體酒與超其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為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為損然往來常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綸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為君生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為夫婦贈詩一篇其文曰飄飄浮勃逢放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感應應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當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錄兼註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為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揚子之太元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義用之占候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為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閨室輒聞人聲常見蹤跡然不觀其形後人恠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飲啗發簪取織成裙衫兩副遣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瀟然昇車去若飛迅超愛感積日始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控左援綏同乘至洛遂為室家尅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月日旦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為之作神女賦

拾遺記泰始元年魏帝為陳留王頻斯國人來朝以

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不食中國滋味自齋金壺中有榮疑如脂膏一滴則壽千歲其國傍有丹石井非人工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爲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蠶繭人髮以爲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合之木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雪則雲霽雪止白蛙化爲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類斯國之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關

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糧持錫夜入山林越兇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跣跡憩於巖下長吁曰饑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饑困道士歛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鐏斫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升餘即著於釜承瀑敲火煮飯勸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餐止此可謂薄分我當畢之遂吃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杓投蓋危石猿懸鳥跂其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牀効步漸趨以至蓬轉過急但觀衣色成規條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日不復饑渴矣

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醺謝亦無他
異聞實錄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訪僧不值憩於大閣有終南山翁亦候僧偶坐久之壁間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太息曰得此歸不悔無成翁曰此何難乃折堦前竹葉置圖上渭水中謂陳曰注目於此如願矣季卿熟視即渭水波濤洶湧一舟甚大恍然登舟其去極速行次禪窟寺題詩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對蓮花一峰立明日次潼關又作詩題之末句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旬餘至家兄弟妻子迎見甚喜信宿謂其妻曰我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進棹又作詩別其妻云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飄然而去家人輩皆驚爲鬼物矣季卿忽復至渭水徑趨青龍寺山翁尚擁褐而坐僧猶未歸季卿謝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經月家人來訪且述所題詩皆在

述異記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爲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剖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作婦端以爲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雲而去
續西陽雜俎倭國僧金剛三昧蜀僧廣昇在峨嵋縣與邑人約遊峨嵋同雇一夫負笈荷樵藥山南頂徑狹俄轉而待負笈忽入石罅僧廣昇先覽即率之力不勝視石罅甚細若隨笈而開也衆因組衣斷蔓厲其腰肋出之笈纔出罅亦隨衆衆詰之曰我常薪於此有道士住此隙內每假我春藥適亦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二年
衡嶽西原近朱陵洞其處絕險多大木猛獸人到者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觀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詭冶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花投門閣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食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蠱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款有二人長纔三尺巨首儼耳唯伏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掉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纆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詈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

紀聞榮陽鄭曙著作郎鄭虔之弟也博學多能好奇任俠嘗因會客言及人間奇事曙曰諸公頗讀晉書乎見太尉郝鑒事跡否晉書雖言其人死今則存座客驚曰顧聞其說曙曰某所善武成段熲爲定襄令啟有子曰碧少好清虛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請於父曰願尋名山訪異人求道啟許之賜錢十萬從其志投子天寶五載行過魏郡舍於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駕一驢市藥數十斤皆養生辟穀之物也而其藥有難求未備者日日於市邸謁胡商覓之碧視此客

七十餘矣雪眉霜鬢而貌如桃花亦不食穀習知是道者大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藥食醇醪薦之客甚驚謂習曰吾山叟市藥來此不願世人知予何得覺吾而致此耶習曰某雖幼齡性好虛靜見翁所爲必是道者故願歡會客悅爲飲至夕因同宿數日事畢將去謂習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恆山於行唐縣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習又爲祖饒叩頭誠祈願至山中諮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觀子志堅可與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須忍饑寒故學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者宿當須啓白子熟計之習又固請叟知其有志乃謂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當赴行唐可於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莊莊內孤姥甚是奇人汝當謁之因言行意坐以待我我若再拜受約至期而往果得此孤姥莊老姥出問之習具以告姥撫背言曰小子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因納其囊裝於櫃中坐習於堂前閣內姥家甚富給習所須甚厚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顧習言曰本謂率語耳寧期果來然吾有事到恆州汝且居此數日當返如言却到又謂習曰吾更啓白者宿當與君俱往數日復來令姥盡收掌習資裝而使習持隨身衣衾往習於是從先生入初行三十里大艱險猶能踐履又三十里即手捫藤葛足履嵌巖魂疎汗出而僅能至其所居也則東向南面盡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即諸陵嶺西面懸下層谿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頗種植其中有瓦屋六間前後數架在其北諸先生居之東廂有廚竈飛泉簷間落地以代汲井其北戶內西二間爲一室閉其門東西間爲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

室前廡下有數架書三二千卷穀千石藥物至多醇酒常有數石習既謁諸先生先生告曰夫居山異於人間亦大辛苦須忍饑餓食藥餌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習曰能於是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謁老先生於是啓西室室中有石堂堂北開直下臨眺川谷而老先生據繩牀北面而齋心焉習敬謁拜老先生先生良久開目謂孟叟曰是爾所言者耶此兒佳矣便與汝充弟子於是辭出又閉戶其庭前臨西澗有松樹十株皆長數仞其下磐石可坐百人則於石中鐫局諸先生休暇常對棋而飲酒焉習爲侍者觀先生棋皆不工也因教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棋可坐因與諸叟對叟皆不敵於是老先生命開戶出植杖臨崖而立西望移時因顧謂叟可對棋孟期思曰諸人皆不敵此小子老先生笑因坐召習與爾對之既而先生棋少劣於習又微笑謂習曰汝習何藝乎習幼年不識求方術而但言願且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授之老先生又歸室閉其門習習易踰年而日曉占候布卦言事若神習在山四年前後見老先生出戶不過五六度但於室內端坐繩牀正心禪觀動則三百二百日不出老先生常不多開口貌有童顏體至肥充都不復食每出禪時或飲少藥汁亦不識其藥名後老先生忽云吾與南嶽諸葛仙家爲期今到矣須去習在山久忽思家因請還家省觀即却還孟先生怒曰歸即歸矣何却還之有因白老先生先生讓孟叟曰知此人不知何與來也於是使歸歸後一歲又却尋諸先生至則室屋如故門戶封閉遂無一人下山問孤莊老姥曰諸先生不來向

一年矣習因悔恨始死習在山間常問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晉書郝鑒傳令讀之謂曰欲識老先生即郝太尉也仙傳拾遺馮大亮者導江人也家貧好道亦無所修習每道士方術之人至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對泣歎曰衣食所給在此牛耳牛既死矣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即憩歇累日是時道士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攀綴如牛形斫木爲脚以繩繫其口驅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爾以此牛拽磨力倍於常道士亦不復來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連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漸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賓客有樵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俱來共謀一醉無以人爲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柘木一枝纔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權而去曰勞置美酒無以爲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此時可貢助天子垂名國史十年後會於岷嶺巨入宮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而去旬日而樹已凌空高十餘丈大已徑尺其家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雖王孫麀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元宗幸蜀大亮貢錢三十萬貫以資國用

蒲湘錄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氲令官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

親受其書命官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魏靈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官閨間切視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神仙感遇傳章弁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下第遊蜀時將春暮勝景尙多與其友尋花訪異日爲遊宴忽一旦有請者曰郡南十里許有鄭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塵之勝願偕遊焉弁喜遂與俱往果南十里得鄭氏亭焉端室巍巍橫然四峙山門花闌曲徑烟疊貽而望之不暇他視真塵外景也俄而延弁升巨亭之上迴廊環構飾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即引見仙子十數左右侍衛華裾靚粧亦非常世所覩中有一人與弁語弁遍拜且詰之美人曰聞吾子西遊蜀都歷訪佳景春煦將盡花卉芳妍願奉一醉無以延款爲疑也既坐即張樂飲酒其陳設餽膳奇味珍果既非世之所嘗金石絲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聞弁乘間問曰某自上國歷二京至於帝宅尊嚴侯家繁盛莫不見之今之所覩固不可借矣然女郎何爲若此之貴耶美人曰余非世間人此蓋玉清仙府也適欲奉召假以鄭氏之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雲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余以此樂授於吾子而貢於聖唐之君以此相託可乎弁曰某一儒生耳在長安中區區於九陌以千一名望天子門不可見又非知音者若將貢新曲固不可爲也美人曰君既不能余當寓

夢而授於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爲贈子其售之可畢世之富也飲畢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瑤盃光瑩洞徹又出一枕謂之紅粧枕似玉而栗其文微紅而光彩瑩明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於玉俱授於弁拜而謝之即別去行未及一里迴顧失向亭臺但荒榛而已遂挈寶入長安明年復下第東遊廣陵胡商詣弁以訪其寶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寶千萬年人無見者信天下之奇貨矣以數十萬金易而求之弁以大富因築室江都竟不求聞達亦不知所終焉後數年元宗夢神仙十餘人持樂器集於庭奏曲以授請爲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雲既晨興即以玉笛吹而習之傳於樂府此乃符弁之所遇欲使弁上奏之曲也太平廣記唐元宗常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闌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元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耳元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曉聽政於紫宸殿宰臣姚崇朱璟入奏事於御前元宗俛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元宗即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於元宗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元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失其節奏由是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事語於二相二相

懼少解曲後傳於樂府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頗強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舟於京口堰下夜深打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風波稍定上岸尋求微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古服與常有異相引登山詣一宮闕臺閣華麗殆非人間入門數重庭除甚廣望殿遙拜有人自簾中出語之曰欲與金陵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則出書一函拜而受之贊者引出門送至舟所因問贊者曰此爲何處也韓公詰問又是何人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爲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強自恃夫子恐其報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順却還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驚懼不得顧船外逡巡即達舊所若違此戒必致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顧視舟行如飛頃之復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幾千萬里也既而詣衙投所得之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爲異拘繫李順以爲妖妄欲加嚴刑復博訪能篆籀之人數輩皆不能辨有一客龐眉古服自詣寶位言善識古文韓公見以書示之客捧書於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公異禮加敬客出門不知所止韓慘然默坐良久了然自憶廣桑之事以爲非遠厚禮遣謝李順自是恭默謹克保終始焉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三十里忽迷失舊路愆愆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栖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

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谷冲寂既憩廬下久之烹野蔬藥苗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既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答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爲名客驚曰五百甚遠尊師何時當還答曰吾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畱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弟子示以歸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往再訪其蹤無能知其處所矣越僧懷一居雲門寺咸通中凌晨欲上殿燃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有一奇境能往遊乎懷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幽勝或連峰巖天長松夾道或瓊樓蔽日層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饑道流已知矣謂曰此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饑以一桃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有食訖復行或凌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身雲末或振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如是復歸還舊居已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周遊人間與父母話其事因入道歷詣仙山更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後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張鎬南陽人也少爲業勤苦隱王屋山未嘗釋卷山下有酒家鎬執卷詣之飲二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辨容狀佳麗既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終身即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山居十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疎薄時或忿恚婦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即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授之婦以鯉魚脂投井中身亦隨下須臾乘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薄福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是乘魚昇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爲河南都統常心念不終之言每自咎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薨時年方六十每話於賓友終身爲恨矣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末託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緘批數行復緘之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略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之而無報疑其不可干也即以相國書授閱者劉發緘覽畢謾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爲孽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惘然顧之揖坐與語曰已暮矣劉促令回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而舍之已不及矣乞於廳廡下席地一宵明日却詣店所即自解囊裝紆鹿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有一閣子可以憩息僕乘於外可也即令左右引僕夫衛子分給下處劉引費挈鹿席入廳後對堂小閣子中既而閉門鎖緊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窺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操簞帚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餽饌奇果香溢閭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非世間之曲仙人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一杯酒送閣子中費冠卿窺見劉自呷酒了即於塔下取盆中水授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囑鳴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得相見也既去即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即去世劉費頗祕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鄭南海爲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有紫邏山卽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詣藥肆中既坐有樵叟倚擔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唐突劉斂衽而起謂主人曰某閑人也樵叟之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令去懇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紙及筆視耳劉卽取肆中紙筆以授之叟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災方重且夕爲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卽爲千里客兼亦變彩色紫邏樵叟任某書呈劉覽驚異筆勢迢遙迢迢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爲人所訟黜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卽於紫邏葺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叟世寶其書巢寇犯闕方失其所在也

太平廣記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君山下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四五里與酣踰越磳澗不由路徑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砥平周匝六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盎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憂爲絲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樹高百尺條幹偃陰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葉深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嘴翠衣尾長二三尺翔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路蓮露者有名風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鈞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詔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阿嬌深宮下淚唱曰昔請

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爲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余痛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鸞金轂泛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姓氏行第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日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與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卽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幕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妹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略坐以具蔬饌卽有捧水精牀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教風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閒似前度受捶有一鸚鵡卽飛至曰吾乃風花臺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風花臺乃曰吾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樓止投跡依舊檻顧余復何忝日侍羣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風花臺曰僕在王丹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眞籙東方朔授我祕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揚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遭陸遜復見機雲製作方學

綴篇什機雲被戮便至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匠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風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赤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騎曰以此掩眼卽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巴陵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再見也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乘駿馬極佳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椅鋪陳茵蓆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頗堪流盼計僕馭當疲敗具單醪以俟憩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當牀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既求婚予爲媒妁可乎崔生大悅載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肴今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卽依言營備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遂畱女歸于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病室崔生以不告而娶

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甚美經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待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大人待以狐魅輩明晨即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宇後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道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請再三詞辯清婉崔生但拜伏受禮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女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闌其姊謂女曰須令崔郎却迴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遺崔生崔生亦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行至邏谷口回望十巖萬壑無有逕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况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轎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

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婆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遂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輶降空即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問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清齋七日斷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窳麻婆以刀剗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其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著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著至三重甚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良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為牆垣被甲仗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聞此宮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齋青紙為表當庭拜奏曰須啓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往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稍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

快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夷為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潛於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仙女於水濱有金槌玉板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施開仙女取譬三四枚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土良盡食之十數枚頓覺身輕即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俄見大殿崇宮食蓮女子與羣仙處於中視之大驚趨下以其竹杖連擊墜於洪崖澗邊澗水清潔因憊熟睡及覺見雙鬟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大懼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應難免唯有神液可以救君君當以我為妻遂去遂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飯白色士良盡食復寢須臾起雙鬟曰藥已成矣以示之七顆光瑩如空青色士良喜歎看其腹有似紅線處乃刀痕也女以藥摩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學慎勿語人倘漏洩腹瘡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往人見於炭谷湫捕魚不獲投一帖子必隨斤兩數而得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藥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姿色婉婉迴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叩髻黃衫端麗無比既而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

芬馥聞於數十步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女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顧謂黃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飛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作玉藥院真人降詩

唐太和二年長安城南韋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見一美婦人從三四青衣來遶佛塔言笑甚有風味回顧侍婢曰白院主借筆視來乃於北廊壁上題詩曰黃子陂頭好明月忘却華筵到曉行烟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贈遠生題訖院主執燭將視之悉變爲白鶴冲天而去書迹至今尚存

唐開成初進士許渾遊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親友數人環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畢復寐及明日又驚起取筆改其第二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書訖兀然如醉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皆處大屋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既畢甚被賞歎令諸仙皆和曰君終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談淵天禧中泰州言潭州軍士王貴至州自云得于闐國王印一以獻初太平興國中貴晝日忽見使者至營急召偕行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空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使貴入其容衛制度悉爲王者謂貴曰侯年如五十八當往于闐

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宣志之遂復乘馬凌雲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以聞奏太宗釋之至是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神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至州城登高原問所欲貴具以實對即命貴開目少選令開目視見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至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泰州向之道士已失所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年未寶

侍兒小名錄拾遺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舟中有七八女子環麗容止若爲呼盧戲其具俱布希世之寶前有紅蠟枝擎以金盤商駭訝未絕聞舟中語曰紫陽真人昨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之者爲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即舟邊拜一女子命侍兒楊孟珠斟一杯雲母漿商取飲一女子笑曰此人不固者無丹元氣耳因曰慎自精修去爾貪忍靈餌漸近天爵宜修復送之岸商覩之直至舜妃廟前落帆入廟黎明廟中得已牋詩句後果得至人遺精服餌後不知所

在誠齋雜記鍾陵西山有游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闐闐豪傑多名姝善詠者夜與丈夫間立握臂連踏而唱惟對答敏捷者勝太和平有書生文簪往觀觀一姝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簪駕絲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歌罷獨乘燭穿大松

逕將盡陟山扣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姝曰莫是文簪耶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帷覆機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絲鸞以私欲洩天機論爲民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爲夫婦

瑯嬛記文士冠有文章好讀書鑒壁懸梁無以踰也嘗有客過稱雲來頂上謝臨風懷中出一書授之曰習此始可以爲文士之冠矣士冠覽而異之問撰者姓名不告第援筆書於綵凡日彼何人斯三江之右金鈞煌煌風吹草覆

仙人名鳳子與笙璈會於九口鳳子曰余二月丙子離天汝十一月丙辰離地何相得之甚也笙璈曰降雖不同而證方之時固當同也於是各以生二肆之符相授註云生生二肆長生之祕訣

族雪道君有顯色天膏封以軟玉油牋命玉童寄侍琴仙女於縹雲山中女方謫下爲田夫女捧之淚下忽悟夙因敬拜稽首酌酒服之引鏡自照顏色媚於平時天膏者自崑崙以東三千里有五邑山東曰廉遲南曰垂臺西曰鑑臺北曰固元中曰中秀東青南赤西北北黑中黃如五方色上生雲作鳥色各如之栖嗣榮之林食條輕之果土人拾其糞和海中五色魚膏掘地深五尺藏其中三月取出化爲水鍊以成青色白如雪婦人以敷面面得之而白膚得之而朱鬢髮得之而黑服之則顏色美好芳香芬烈可以長生女未謫時遊遊於此會試此膏故淚垂焉英妃未遇仙時腋下忽生碧毛人以爲不宜無何義至曰仙臺長矣可共行也英妃對時人謝曰我君毫小仙也久爲世溺今當去汝等努力會當見我於

元門耳遂乘雙白鶴飛去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於手巾內解茶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而詰其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蕊服之不饑謝幼貞詩曰摘寶文之初蕊拾穆陀之堅葉

昔有女仙喜食聚草日夜恆不臥一日食一樹葉酣臥不欲覺殊愉快因名其樹曰愉後人改心從木卽今榆樹也後女仙繞宮門種之時與族雪道君會於下使金童講鐙虹寶典

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詹女仙與族雪道君各以玉膏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金母召羣仙宴於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驚波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鸚鵡杓杯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鸚鵡杓鸚鵡杯非指廣南海螺杯杓也

末明縣志仙人跡在縣東南五里獨石山與龍陽馬山相對約離一里許舊傳有仙人於虛空跨立一足踏龍陽馬山一足踏獨石山今俱有巨跡約長一尺五寸存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七十一卷目錄

道書部彙考一

漢書

隋書

唐書

雲笈七籤

玉字詁林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玉篇



公術者所增加也師古曰父讀曰甫也

辛甲二十九篇

辛甲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

鬻子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

筦子八十六篇

筦子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

列傳師古曰筦讀與管同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老子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傳氏經說三十七篇

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徐字少李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

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

蜎子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音一元

反

關尹子九篇

關尹子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

莊子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

列子名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

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

長盧子楚人

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

牟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步田

反

老萊子十六篇

老萊子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

黔婁子齊隱士守道不諂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

其炎反下音胡稼反

官孫子二篇

師古曰官孫姓也不知名

鵲冠子一篇

鵲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鵲為冠師古曰以鵲為冠

為冠

周訓十四篇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人間小書其言俗傳

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

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

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

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六篇

孫子六國時人

捷子二篇

神異典第二百七十一卷

道書部彙考一

漢書

藝文志

伊尹五十一篇

注伊尹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十五篇

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

捷子齊人武帝時說
曹羽二篇

曹羽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

嬰齊武帝時人師古曰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
數從游觀名能爲文

臣君子二篇
臣君子蜀人

鄭長者一篇
鄭長者六國時人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

云鄭人不知姓名
楚子三篇道家言二篇

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道家者流蓋出於史

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
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

堯之克讓易之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
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

爲治
隋書

經籍志
道經者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

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滄壞劫數終盡略與
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

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
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

其年就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

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
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

一之氣自然而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存不滅天
地不壞則道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

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
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

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辨析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
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

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祕亦有年
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授道者

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
靜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

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錄次受三洞錄次受
洞元錄次受上清錄錄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

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
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井諸贊幣以見於

師師受其贊以錄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
約弟子得錄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錄玉錄金

錄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絲繩以爲限域傍
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繡

範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
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往在綿絕之外

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
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

儀并具贊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
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

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

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
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勅之使刃不

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
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

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錄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
尋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

健羨處中虛而已無上天官符錄之事其黃帝四篇
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

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錄武
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

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証古
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

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
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

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果
及邊海之際信之愈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

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與後
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

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
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

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元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
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

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
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

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
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錄以爲始

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以後置道壇